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 翁心存日记

第一册

张剑整理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翁心存日记 / (清) 翁心存著; 张剑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6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7966 - 1

I. 翁… II. ①翁…②张… III. ①中国—清后期—  
史料②翁心存(1791~1862)—日记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71206 号

- 
- |       |   |
|-------|---|
| 书 名   | 翁心存日记(全五册)  |
| 著 者   | [清]翁心存  |
| 整 理 者 | 张 剑   |
| 丛 书 名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
| 责任编辑  | 俞国林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br>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br>印张 70 $\frac{1}{2}$ 插页 14 字数 185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966 - 1  |
| 定 价   | 228.00 元  |
-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刊行缘起

编辑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日记是人们对自已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一般来说，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且又是当时的记录，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中国近代的许多重要官员、学者、文人都记有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例如著名的《赵烈文日记》、《翁同龢日记》、《越縵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等，都是被研究者经常利用的重要史料。

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全国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单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发掘、整理这批史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除刊印一些著名的日记外，尤其重视确有史料价值的稿本或抄本。整理方法和出版形式，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求一律。有的可以作简要的注释，有的可加目录和索引；比较完整的日记可以单独成书，有些零散、片断的日记则可合为一册。

编好这部丛书,一定会有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得到各图书馆、博物馆、学术界、教育界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它是可以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前 言

## 一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遂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历充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广东、江西学政,福建、四川、浙江、顺天乡试考官等,咸丰九年(1859)因病奏请开缺,咸丰十一年(1861)起复,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师)。谥“文端”。

翁心存日记手稿名“知止斋日记”,现存二十七册,记事起于道光五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间有缺损,均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它们中的二十五册是张元济所捐,另外两册则是翁心存玄孙翁之熹捐赠。手稿第一册夹有张元济致王重民的信函和捐赠清单,信封书:“外翁文端手书日记二十五册,敬求振铎先生带至北京,飭送北京图书馆王重民先生收启,张元济拜托。”封内有涵芬楼特制桔红色信笺二纸,云:

重民先生大鉴:敬启者,元济前在上海旧书店收得常熟前清翁文端讳心存手书日记二十五册,纪载晚清国事甚繁,有裨史乘。元济前受知于翁文恭公,原拟归于翁氏,曾函请翁克斋君(名之熹,其子嗣于文恭师),请其莅沪之便,来寓领取。十有余载,迄未见临。近闻翁氏家藏遗书均已捐送贵馆,长为国有,可以永久保存,用意甚善。今拟援例将文端公日记呈送贵馆,特乘郑振铎兄(远)[还]京之便,托其带上,另附卷册清单,伏乞检收,倘蒙记明元济系代翁氏捐入,尤深感幸。再原书间有短缺,中有若干册并被虫鼠伤损,购入时即已如此,合并声明。专此上陈,顺颂台祉。张元济谨上。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sup>①</sup>

张元济是翁同龢任光绪十八年会试主考官时所取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成为著名的出版家,《知止斋日记》落到他手中,算得上一种缘份,也算得上一种幸运。张元济得到这批手稿的时间,据其子张树年回忆是在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的上海孤岛时期:

在孤岛时期,父亲购得常熟翁氏流散出来的翁心存(翁同龢之父)日记稿本25册。翁为清代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其日记史料价值甚高。原拟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因时局不靖,未能实现。1951年5月,父亲托郑振铎先生带京,作为代翁氏后人捐与北京图书馆。<sup>②</sup>

---

① 《张元济全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7页收有此信,但文字有所不同,《全集》中所收当为书信底稿。

②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4月版,第210页。

张元济准备“排印出版”的应该是《知止斋日记》的摘抄本，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着这个抄本《翁文端日记》，凡八册，书前有序云：

民国肇兴十有五载，岁在乙丑。余乞得翁文恭师手书日记，为之景印行世。时逾五载，倭寇为虐，虞山被扰，翁氏文物散失殆尽。余于上海书肆收得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间有残缺。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惶怯，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矣。宣宗偏信满员奕山、奕经、耆英、琦善等，昏庸误国，迄未省悟。厥后端华、肃顺同值枢府，默察西后蓄意揽权，思患预防，力谋阻抑，机事不密，卒被殄除，遂成牝朝乱政之局，皆可于此窥见概略。原书记载繁琐，因摘其有关史事者以著于篇。海盐张元济。<sup>①</sup>

张元济捐出这批日记手稿之前，翁之熹已经将翁氏所藏部分善本书籍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其中有两册《知止斋日记》，一册载有道光九年元旦至二月十一日、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除夕、道光十三年元旦至二月十三日、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至除夕日记；另一册载咸丰八年全年日记，恰与张元济所捐《知

① 该序及凡例亦收入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之《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记〉跋》，字句有所差异，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版，第1092—1094页。

止斋日记》互补。王重民遂复信告知张元济：

菊生先生老前辈道鉴：郑振铎局长来，颂到惠书，并蒙捐赠我馆《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隆情高谊，感佩无已。除遵示记明系代翁氏捐入，谨将此书与去年翁之熹先生所捐翁文端遗集、年谱等手稿同贮一室，以供众览。又翁之熹捐书中有《文端公日记》残本两册，适可为延津之合。解放后两年以来，我馆接受捐赠之盛，迈绝古今，想此事最为先生所乐闻者。中樞年有协商大会，大驾再北来时，敬当再请来馆鉴定也。特函致谢，恭请著安。后学王重民顿首。六月二十日。①

张元济看到此信后，十分高兴，曾向北京图书馆函索借阅，并写了借条：

乙丑道光九年广东学政任满回京，到南昌，遵陆北上日记。后附道光十二年壬辰西江轶记，道光十四年甲午洪州归程记。一九五一年八月借阅。张元济记。②

王重民六月二十日之信，张元济六月二十九日即复，而且八月即借到翁之熹所捐两册《文端公日记》中的一册，足征心情之急切。张元济之后，虽然研究者都知翁心存手稿日记史料价值极高，但因字迹潦草难辨，兼之深藏兰台，能够知其面貌进而利

---

① 此信信端有张元济批注：“51/6/29 复。”《张元济全集》第一卷第268—269页收有此信。

② 借条夹于国家图书馆所藏《知止斋日记》手稿第一册中。

用者极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 二

现存二十七册《知止斋日记》版式及每册起止时间<sup>①</sup>,依次简介如下:

第一册,朱丝栏,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青云斋”,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五年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二日(题“使闽日记”,载由京城赴福建典乡试途中见闻及入闱过程等);道光五年九月廿四日至十一月一日(题“入粤纪程”,载从福建赴任广东学政路途见闻等)。按本册部分文字有虫蛀。

第二册,朱丝栏,有字格,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四宝斋”,尺寸较第一册稍长大。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封面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九年元旦至二月十一日(载由广东学政任满返京途中见闻等);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题“西江轶记”,载由京赴江西学政任及抵任后按试南康途中见闻等);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题“洪州归程记”,载从江西学政任返京赴国子监祭酒任等)。

第三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乙未,闰六月上止”。时间为道光十五年元旦至闰六月十二日(载国子监祭

---

<sup>①</sup> 《知止斋日记》中另夹附《清翁文端公讳心存手书日记清单》,以“海盐涉园张氏文房信笺”抄录,后有张元济跋:“右共二十五册,元济在上海书肆收得,谨代翁氏捐送于北京图书馆。张元济抄呈。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酒任上事及得典试浙江之命等)。

第四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使浙日记,乙未”。时间为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十九日(题“使浙日记”,载由京赴浙江乡试主考途中见闻、闈试过程、返程中便道省亲、回京复命等)。

第五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至道光十六年正月七日(题“沈阳日记”,载由京赴奉天府丞兼学政任途中及初莅任见闻等);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三日(题“入关日记”,载由奉天回京莅任大理寺少卿,并入直上书房,授六阿哥读等)。

第六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四日至六月廿九日(载大理寺少卿、上书房行走任上见闻等)。

第七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十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大理寺少卿、上书房行走任上见闻等)。

第八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十八年元旦至六月五日(载大理寺少卿、上书房行走任上事及告养归程见闻等)。

第九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庚子”,正文首行题“遂庵日记”。时间为道光二十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奉亲家居、捐金赈灾、奉亲往苏州就医并避债度岁等)。

第十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辛丑、附壬寅两月”。时间为道光二十一年元旦至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载奉亲家居、间赴苏州以及对时局的观感等)。

第十一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壬寅日记”。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载奉亲避外患于南

乡及九月警息返家、对时局的观感等)。

第十二册,毛装,无栏格,半页十行,行三十六字左右。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六日(此几日日记系夹页);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至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廿九日(载家居服丧,主讲游文书院及对漕务之观感等)。

第十三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戊申”。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元旦至道光二十九年元月三十日(载主讲游文、紫阳书院,葬亲过程及准备起复等)。

第十四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题“出山日记,载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入直上书房,授八阿哥读等)。

第十五册,朱丝栏,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松竹斋”,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尺寸较第一册略小。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三十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偕诸王大臣恭理丧仪,充实录馆副总裁,调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等)。

第十六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亦种竹轩日记”。时间为咸丰元年元旦至二月三日(载实录馆副总裁任上事等)。

第十七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无题。时间为咸丰二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纂《实录》稿本及实录馆总裁、左都御史、武会试正考官任上事等)。

第十八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三年元旦至九月四日(载实录馆总裁、户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任上事等)。

第十九册,朱丝栏,有字格,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

下方镌“松竹斋”，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尺寸较第十五册稍长大。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乙卯”。时间为咸丰五年元旦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载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查勘慕东陵工程任上事等）。

第二十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丙辰”。时间为咸丰六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国史馆总裁、督工慕东陵、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一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丁巳”。时间为咸丰七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二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戊午，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八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体仁阁大学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三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己未，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九年元旦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体仁阁大学士任上及开缺后见闻等）。

第二十四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庚申，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十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及其他见闻等）。按此册中夹有翁同爵日记残篇。

第二十五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辛酉，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十一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开缺后见闻及起复后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等）。按此卷虫蛀较多。

第二十六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壬戌下，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同治元年元旦至七月廿九日（载充弘德殿行走、实录馆总裁任上事等）。

第二十七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壬戌下,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同治元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一日(载充弘德殿行走、实录馆总裁任上见闻等)。

以上第二册和第二十二册即翁之熹所捐,余二十五册系张元济代翁氏捐入。

### 三

翁心存日记,自然是研究翁心存本人及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可以纠正古今人等诸多研究之失,使事实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如翁心存传记材料多重点描述咸丰九年户部尚书肃顺主张开放鸦片烟禁以增税收,受到翁心存力阻之事,以赞颂传主力绌权贵、守正不阿的品质。据翁心存该年日记,正月十四日肃顺以开禁收税,并章程七条折稿见示,欲户部列衔,“诸公婉言依违其间,予力持不可,议至酉初乃罢”。正月十五日肃顺“固劝列衔,予终持不可”。然正月十六日肃顺“云军机已会衔,再三逼予列名,予念此事亦非我一人所能挽回,姑允之,付之浩叹而已”。可见虽然不情愿,到底还是同意了。翁心存尽忠王室,但在合法合情的范围内处事有一定灵活性,并非真正的“强项令”,这也是他数十年能在官场立足不倒的重要原因,知道这一点,其实并不影响他的循吏形象。咸丰八年(1858),任陕甘学政的翁同龢奏请开缺回京调养疾病,有人认为其回京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肃顺借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字奏销案迫害父亲<sup>①</sup>,然据翁心存日记,知翁同龢回京确因足疾严重,抵京时间是咸丰九年四月三日申初,此时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字奏销案还未发生。

<sup>①</sup> 见谢俊美《翁同龢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2页。

同治元年正月，翁同书因寿州事件在京被拘，正月二十九日，王大臣、九卿在内阁会议同书罪名，翁同龢本日日记载：“张侍郎亦争数语，余皆默然。”有研究者认为张侍郎系张祥河<sup>①</sup>。然据翁心存日记，张祥河咸丰九年改工部尚书，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告”，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戌时卒，此处张侍郎自非张祥河，当为工部侍郎张之万。

虽然翁心存日记在其人其族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翁氏历官工、刑、兵、吏、户部尚书，直至入阁拜相，是道、咸两朝的重臣，他的日记，无疑具有更为广阔和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妨截取道光二十年和咸丰十年翁氏日记中几件事例略作分析：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时翁心存已从大理寺少卿任上告归乡里，奉亲家居，成为当地最具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士绅。虽然侵略者的战火暂时还未燃烧到江苏境内，但江、浙毗邻，惊惧难免。翁氏日记里频繁出现“人心不靖，风鹤讹传”(七月十四日)、“人心惶惑”(七月十五日)、“吴越土风复轻扬浮动，讹传寇警，言人人殊，多过其实”(七月十九日)、“未知确否，民气不靖，可虑也”(七月二十日)、“风鹤时惊，真难臆度也”(七月二十二日)等字句。当惶惑的亲友向他们心目中的“权威”翁心存问讯时，翁氏其实同样惶惑：“清晨客来者络绎不绝，缘讹传日甚，亲友谓予必知确信，群来探问，实则予从何知之耶，亦烦闷甚矣。”(七月二十三日)这种惶惑既缘于对敌情的不了解，又可能缘于对官府的不信任：“署福山营游击叶遣千总钱某来告李侯，云本营兵以六、七两月兵米尚未放，又因借口

<sup>①</sup> 见谢俊美《翁同书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第284页。

粮银四百两于县未发，本日委员清君暨刘侯到福山验军装，营兵拦舆哗诉，群殴民壮，遂一哄而散，须亟发银米抚慰之。……丹阳因兵差科派，有土棍抗令，官下之狱，乡民遂劫狱殴官，酿成巨案，可为寒心。”（七月十九日）如此纪律涣散的官兵，如此紧张的官民关系，又怎能指望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翁氏日记，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民众的精神状态。

道光二十年的常熟，六月间连降大雨，“村民入县报灾者络绎不绝”（六月十一日），官赈不足，还需民赈，翁氏日记有不少篇幅描写这次赈济活动。六月二十八日诸绅士齐聚县学明伦堂，虑善款被官府挪去他用，不肯捐赈，翁心存请知县在捐簿上书写“专为赈济事”五字，始陆续书捐，绅对官，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提防和不信任。七月三日，劝赈局开于城隍庙，翁氏斋戒沐浴，率众绅士誓于神前，以示清廉。为了防止地保转发赈票时私自侵吞，翁氏建议城乡各董“亲历各图，逐户细查，面给赈票，其有实在饥户而官册无名者，查明添入，查毕后即将各图饥口开列姓名，后标总数，大书榜示于每图公所墙壁，如此则地保等既无从需索册费，且永杜影射侵冒各弊端”，可惜众人“俱惮其烦，仍令漕书转饬经、地造册”（十一月十七），结果弊端丛生：

该图（丰三场四十四都廿图）官发抚恤时本二百余口，为经造、地保所侵吞，实发票仅十六张耳。今又开造大小饥口七百余，其中诡户、重户甚多，而实在饥民则转有遗漏者，甚为可恨。（十一月二十二日）

是日两邑始发义赈，各设厂于城隍庙。清晨诣常邑厂监放，范侯亦到，午后竣事回。有地保持票四十余张来领赈者，显系包揽侵吞，县已拘讯矣。而总书陈大章求樵云为缓颊，乃仅将票扣住而释其人，可慨也。（十二月十日）

清晨到昭文城隍庙监赈。未刻有东二场四十五都十一图乡民纷纷来诉榜上有名而未发赈票，因逐一询问，得廿二户，而其中十五户已于本日领去矣，显系经造、地保雇人冒领。正拟查究，而经造季芝园者（官名程顺德）闾然挺身入，强辩不休。及传到地保常正方，搜其身，尚匿票廿八张，并未发给贫户。因请张侯来当堂讯诘，季姓仍不伏，张侯怒甚，重惩之，始供吐冒领八十余户。县拘季姓者，追其赃，谕各贫户且归，俟放赈完日补给，众始欢呼而去。暮归。是日常邑赈厂亦有人冒领八户，送官，官未惩治，蔡、曾诸君遂大愠，遣人来告明日不到局矣，亦殊负气也。（十二月十二日）

翁心存曾感慨地总结：“官赈必多设厂于各乡，而民赈则以图赈为最善。不得已而思其次，亦宜遴选公正廉敏之委员绅董遍查灾区，亲给赈票，方可实惠及民。若造册，但凭里胥经票付之地保，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或谓本图自振，则未免徇情，择人分查，又岂能灼知其实。然滥之弊终胜于冒，盖滥犹不过虚糜金钱，冒则贫民将为沟中之瘠也。此次捐局同人皆各矢清白，陋习为之一更，惟清查户口未得良方，犹为憾事耳。然初次官办抚恤时期甚迫，勘灾各委员于地方情形本未熟悉，一任胥吏之欺朦，故初报灾图即有不实不尽之处，此则始之不慎，故后此诸事益无可为矣，可胜喟息。”（十一月廿五日）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地方赈灾史和官绅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细节材料。

咸丰十年（1860），翁心存已奏请开缺体仁阁大学士，在京城养疾，功成名就，本可安享晚年，但这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使他受到很大的惊吓。一是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字奏销案，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户部官票案源于咸丰三年（1853），户部制造发行了五百